

社会学译丛
学术经典系列

Social Stratification

当代 日本 社会 分层

[日] 高坂健次 主编
Kenji Kosaka

张弦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D731.36
2

0112917



201129171

社会学译丛
学术经典系列

当代 日本 社会 分层

[日] 高坂健次 主编
Kenji Kosaka
张 弦 等 译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ontemporary Japan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日本社会分层 / [日] 高坂健次主编; 张弦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社会学译丛·学术经典系列)

ISBN 7-300-05581-8/C·250

I. 当…

II. ①高…②张…

III. 社会发展-研究-日本

IV. D731.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8740 号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ontemporary Japan
By Kenji Kosaka
©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4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4
by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社会学译丛·学术经典系列

当代日本社会分层

[日] 高坂健次 主编

张弦 等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刷 厂	河北三河新世纪印刷厂		
开 本	965×1270 毫米 1/16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15.25 插页 2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14 000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v

- 1 绪 论 [高坂健次 (Kenji Kosaka)] / 1
 - 1.1 历史背景 / 1
 - 1.2 以前的研究 /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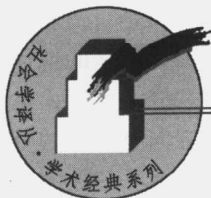
- 2 关于阶级、地位和社会流动的概念 [高坂健次] / 17
 - 2.1 问题的理论框架 / 18
 - 2.2 问题的历史框架 / 23
 - 2.3 问题的跨国框架 / 27

- 3 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差别的各个方面 [高坂健次] / 30
 - 3.1 收入差距 / 31
 - 3.2 其他社会差别 / 33
 - 3.3 随时间变化的社会分层 / 41

- 4 代际职业流动 [盛山和夫 (Kazuo Seiyama)] / 48
 - 4.1 代际流动的趋势 / 48
 - 4.2 自我雇佣和社会流动 / 53
 - 4.3 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 60

- 5 劳动力市场和职业流动 [盛山和夫] / 69
 - 5.1 引言 / 69
 - 5.2 基本概念和数据 / 70
 - 5.3 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公司间的流动 / 72
 - 5.4 各部分之间的流动 / 73
 - 5.5 讨论 / 80
- vi 6 关于阶级观念和地位观念 [高坂健次] / 82
 - 6.1 引言 / 82
 - 6.2 变化中的阶级观念和地位观念 / 84
 - 6.3 中间阶层化现象：经验分析 / 95
 - 6.4 中间阶层化现象：形式分析 / 97
- 7 政治态度和社会阶层 [原纯辅 (Junsuke Hara)] / 104
 - 7.1 政治态度 / 104
 - 7.2 社会阶层 / 107
 - 7.3 政党支持者的划分：1955 / 113
 - 7.4 改革主义政党的衰落：1985 / 118
 - 7.5 作为支持率波动原因的“无党派归属” / 125
- 8 妇女的地位变化和地位认同 [直井道子 (Michiko Naoi)] / 132
 - 8.1 引言 / 132
 - 8.2 性别间某些差异的概况 / 135
 - 8.3 已婚妇女的地位认同 / 137
 - 8.4 日本妇女的性别角色定位 / 142
 - 8.5 总结和结论 / 145
- 9 结论 [高坂健次] / 147
 - 9.1 总结 / 147
 - 9.2 近期趋势 / 152
 - 9.3 对未来的展望 / 163

- 附录 1 相关术语释义 / 167
- A 安田指数 / 167
 - B 基尼系数 / 170
 - C 职业分类和职业声望 / 172
 - D 地位对应 / 175
- 附录 2 图 目 / 179
- 附录 3 表 目 / 181
- 附录 4 参考文献 / 185
- 附录 5 索 引 / 205



绪 论

高坂健次 (Kenji Kosaka)

这本书不是历史书，而是对当代日本社会分层所作的经验上和理论上的社会学研究。序言中已经提到，它基本上依据 1985 年及其之前 30 年所做的 SSM 调查研究。然而，分析一下与日本阶级体系及社会分层密切相关的现代日本历史的某些特点将会对一般读者有所帮助。^[1]特别是下面 1.1 节中对历史背景的概括将有助于说明我们在这本书中使用的概念、方法和资料是恰当而有说服力的。

在介绍历史背景之后，第 1.2 节回顾了过去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阶级和分层的研究，因而也反映出社会学家的关注点变化的历史过程。

1.1 历史背景

在现代日本历史的两个时期，即明治维新时期和二战刚结束的时期，采取了消除阶级和地位差别的一些重大步骤。明治维新时

期，日本经历了从封建氏族制度到现代制度的转变。但是它仍然保留和重新产生了封建主义的地位体系特征，并且混杂了新兴的现代阶级体系及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的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盟军颁布的一系列民主化和非军事化的政策把日本推向更民主的方向。从制度层面上讲^[2]，仅仅是在二战以后日本社会才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阶级和地位分配的先赋原则。

1.1.1 明治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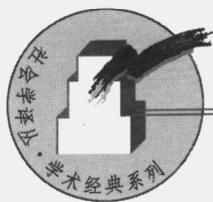
1868年，《社会四阶级的平等宣言》(Shimin Byodo)废除了封建氏族制度。在以前的制度中，士、农、工、商作为主要社会阶级，形成了一个相当封闭的等级体系。1881年，贱民的“秽多”和“非人”的称谓也被废除了。这样，现代的明治政府就创造了一个具有相当的均一性的社会。然而，这个新的体系并非完全同质；它通过保留君主制（由君主及皇室控制）和重建封建地位制度（纳入了一个称为华族的贵族阶级），在现代国家里维持了封建—贵族的成分。与此同时，明治政府也采取了推动现代制造工业的政策，从而产生出大量的工人，形成了工人阶级。日本是建立了全面普查登记制度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根据二战前的登记法，人们被区分为华族(Kazoku)、士族(Shizoku)或者平民(Heimin)。^[3]

富永健一(Tominaga, 1990)简明地概括了二战之前存在于日本社会的8个主要的阶级。我们将利用他的描述框架分析社会的整体情况，重点解释为什么一些社会阶级无论在制度层面上还是在亚制度层面上都保留了前现代的成分。战前的这8个阶级如下：

1. 贵族

被称为华族的贵族的地位在皇族之下，在士族（大部分出身于武士家族）和平民之上。在新颁布的法律“华族令”（1884年制定，1947年废除）中，华族（分为五种头衔）具有特权身份，赋予那些对明治政府做出重大贡献或那些在明治时期之前具有显赫家族背景的人。颁布华族令之前，共有309个家庭被称为华族；颁布时，509人被授予华族头衔；在即将废除之时，大约有1000名华族（酒卷芳男 Sakamaki, 1987）。

3 尽管他们的数目似乎很小，华族在政治和经济上却影响甚大，



关于阶级、地位和社会流动的概念

高坂健次 (Kenji Kosaka)

19

在本章中，将澄清我们对“地位”、“分层”、“阶级”等术语及相关概念的使用范围和方法。可以说这些术语在社会学文章中被滥用了，因为许多社会学者随意地使用它们。传统上这些术语是由马克思和韦伯的经典著作及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的文章中的讨论引入的。现在我们以另一种方式入手，先提出一个理论框架，再把这些术语放在这个框架中。对于这个理论框架和马克思、韦伯以及其他人的经典著作的关系，我们只做粗略的讨论。这个框架本身将用布劳 (Blau, 1977) 的社会结构概念以及法拉罗 (Fararo, 1970a, 1970b) 提出的地位链和地位对应的方法简明地进行表述。对于后者，请见附录 1 中 D 的解释。

作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日本显然具有与西方社会相似的现代化特征。但是同时，日本作为一个非西方社会又经受了西方工业社会所未曾发现的后果。因而我们对日本社会与其他工业社会共有的情况和日本特有的情况都感兴趣。我们在 2.2 节讨论这些问题的历史框架，在 2.3 节讨论其跨国框架。

由于以下各章的论题或多或少都是挑选出来的，所以在这本书

在鸟取县的一个村庄里，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曾有过三个家族等级：danna（衰落的老地主），oyakata（明治以来出现的新地主）和 kokata-hyakusho（有地的自耕农，拥有部分土地的自耕农和佃农）。在大正末期，这个村庄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农民之间的重大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每个家族等级各有一名领导人代表其利益。

在村庄会议上，danna 坐在首席，然后是拥有部分土地的自耕农，然后是佃农。danna 和 oyakata 合在一起称为 kashirabun（领导），负责村庄的管理。他们拥有世袭的特权。村庄的日常事务由 kashirabun 决定，不需要与 kokata-hyakusho 协商。各种费用由富人和地主负担，租户们提供他们的劳力作为回报。租户们似乎在工作后被款待点酒水就满足了。^[4]

6. 旧的城市中间阶层

自我谋生的商人和工匠组成了旧中间阶层。他们通常拥有一定的资本和一个充当商店字号的招牌（字面上的意思是“幌帘”，它也象征着这个商店的名声和信用）及使用该招牌的权利。也允许学徒和店员在服务一段时间之后开办自己的商店并使用同样的招牌。

7. 工人阶级

5 20 世纪 20 年代之前，日本的核心工业部门是轻工业，这个行业又以纺织和丝绸制造业为主。工人主要是从附近乡村地区招募的年轻姑娘。细井和喜藏（Hosoi, 1925）和其他人曾描述过她们贫苦的生活和受到的虐待。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重工业才在日本发展起来。它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也来自乡村，形成了挣工资的新工人阶级。

8. 城市底层阶级

横山源之助（Yokoyama, 1899）曾对底层阶级及在迅速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贫民做过经验研究。他的研究可与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相比。纪田顺一郎（Kida, 1990）指出并回顾了从明治维新时期到二战结束时东京底层阶级生活的主要方面。

这里，一方面是一个明治维新时期产生的各种身份群体的混合体，它继承了以前的时代特点；另一方面，是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

进程发展起来的现代社会的阶级。上面列出的8个阶级只不过是静态描述的大致轮廓，还应该进行动态分析，把这些社会阶级作为整个历史环境的表现形式。但是我们不在这里做进一步的探讨。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在明治维新时期，仍在制度层次上存在着地位差异和阶级差异，社会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制度。在二战结束之前并未实现普遍选举，投票权只掌握在那些符合纳税、年龄和性别条件的人手中。我们将进一步说明这些制度上的特权自然会伴随着“以阶级为基础的”文化或社会风气。

由酒卷（Hisa Sakamaki, 1896—1986）口述、她女儿尾崎左咏子（Ozaki, 1979）记录的跨越明治和大正时期的历史描述了东京上层社会城市生活的氛围和风貌。出身于士族、贵族和明治政府的高官等人群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社会群体，形成了一个与下层文化（shitamachi-bunka）截然相反的、称为上层文化（yamanote-bunka）的独特的阶级文化。尾崎的叙述全面描写了该社会群体的语言、举止、孩子的玩乐及游戏、服装和家庭的一般生活方式。酒卷说：

6

现在（1979年），宫廷贵族、士族、商人和农民看起来似乎都住在相似的日子里，吃着相似的食品。1亿多日本人像生活在电视中看到的“家庭剧”里一样真是枯燥无味……由于从小就在一个士族家庭中长大（生来就是士族出身的宫廷医生的孩子），我经过了严格的鞠躬训练。你必须注视着对方的脸鞠躬。有些人躬鞠得太深了以至于对方可以看到他们的后颈部，那是适用于商人的方式，而不适用于出身士族家庭的人。我坚持士族的鞠躬方式，即使在那些出身比我高贵的人面前也是如此……放声大笑会被称为“傻笑”，并被认为是缺乏教养的标志……人们可能会认为饭桌上的礼仪意味着在就餐开始和结束时分别说“我准备开吃啦！”和“多谢招待，我饱啦！”但这不是饭桌礼仪所表达的内容。当我还是女孩的时候，大人就告诉我，这些话是佣人说的，而绝不该出自在良好家庭里长大的年轻女士之口。

对酒卷丈夫的描述将有助于进一步说明那些喜爱城市上层社会

文化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他叫酒卷芳男（Yoshio Sakamaki, 1890—1967），一位医生的儿子。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后来成为一名政府官员，刚开始在自治省，后来在宫内省。他是身体力行的改革者和职业的法学史学者。40岁时，他侥幸摆脱了一次死的威胁，从公职退休，在极端贫困的余生致力于对日本贵族的研究。他的研究无人能出其右。该研究是由他妻子记录的，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了她自己受过教育。

1.1.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

7

在占领当局的命令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关于这场土地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是日本政府的主动行为以及它在形成日本历史的进程中的政治作用如何，人们仍有争议。一般的评价是，它强迫拥有 2.45 英亩以上土地的地主以官方的定价卖掉他们的土地，而且没收逃亡地主的土地，从而废除了地主制度。然后，政府把这些土地卖给佃农或小农户。少量的土地出租仍予保留，但是原来以实物支付的地租，现在用现金支付。尽管寄生性质的地主制度被这些改革废除了，但是私人所有的林地还丝毫未动。所以二战以后仍存在“森林富翁”，尽管他们的数量并不多。

多尔（R.P.Dore, 1959: 207）概括了土地改革的结果：

……土地改革的一个后果是传统的社会地位区别变得含混不清了。以前，存在着地主的生活方式和佃农的生活方式。既没有外部压力、也没有出于自己的虚荣心或自尊感的压力促使佃农仿效地主的生活方式，这完全没有变化。一名曾为地主的农民要卖掉仅剩的一块 2 町的土地，嫉妒地说以前的一个佃户、现在是拥有几乎同样多土地的农民将要买这块地。这个以前的佃农可以存下钱，因为他在俭朴、勤劳刻苦的习惯中长大；而他自己，以前的地主，则在奢侈铺张的生活格调中长大。当他说这些话时，他仍感到需要装点门面，需要花钱请客送礼维持一个大范围的“社交圈”。但是，尽管仍存在这种“文化差距”，地主和佃农之间分界线的消失仍带来了预期的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尤其是在那些惹人注目的消费领域——服

装、房子、农业设备和教育。如果村里的一个女孩有高跟鞋，那么村里所有的女孩都想要高跟鞋。现在对农民来说，自认或向别人承认自己的消费水平只能低于周围邻里，是一件难于启齿的事。尤其对于一些新的消费项目——送孩子参加学校组织的郊游，参加铺设供水管道计划或者安装公共脱粒机计划——更是如此，因为这有来自外界的直接压力，要求你做得与别人一致才行。

土地改革也在某种有限程度上拉平了收入上的差距。它的效果可以用图形表示：经济金字塔顶部变平坦了。留下来的地主、拥有中等到较多数量土地的自耕农、拥有近似数量土地的佃农都被降低或提升到了同一水平……

与此同时，在土地改革以外还实行了一系列“民主化”政策，彻底推翻了旧的阶级和地位结构。作为联合大企业主或形式上的金融集团的财阀被消灭了，天皇从“人间上帝”的位置逊位，变成了团结人民和统一日本的“象征”。封建地位制度虽仍然存在，但在名义上被废除了，也就是说，贵族、士族、平民的称谓从人口普查登记文件中消失了。华族令在1947年被终止。^[5]在政治制度上最终实现了普选，每位20岁以上的公民，无论男性和女性都有投票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日本社会在经历了这些变化之后在很大程度上相对地消弭了社会地位差距。

作为盟军最高指挥部（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Allied Powers，简称SCAP）劳工政策的一部分，鼓励工人阶级按照民主化原则建立工会。支持这一工会化进程的观点认为，“发展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是防止将来出现军国主义复活和对外侵略的一项最有效的保障，是确保日本人民在整体上享有更多自由和物质福利的主要途径，否则对民主的持续支持就得不到保证”（香西泰 Kosai，1981）。注意这里使用了“工人阶级”和“阶级”的提法。各阶级的发展被看做是抵御军国主义的一种堤防，而正是军国主义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因而，许多工会被组织起来，工会会员人数增加。1949年就已有34 000多个工会组织，共计666万名会员。

然而同时需要补充的是，上述由盟军最高指挥部发起和推动的 9

民主化政策，在冷战的新国际政治动向背景下很快从根本上转变为由盟军最高领导层引进的“反动”政策。冷战立即变成一场在朝鲜进行的公开战争。日本的阶级对抗继续存在甚至不断恶化，其原因之一就是由盟军最高指挥部组建的行业工会领导的集体化运动。曾经解散的财阀集团现在又在鼓动下复苏。重整军备受到鼓励，自卫队建立起来了。由占领当局进行的“红色清洗”限制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活动。整体上看，这些事件加重了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50 年代初一直存在的阶级冲突的潜在因素。阶级对抗在社会经济层面上表现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对抗，在政治和思想体系层面上表现为反对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间的对抗。

有点自相矛盾的是，朝鲜战争为日本社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繁荣和摆脱二战以后存在于整个国家的凄凉、贫困、物质匮乏和勉强糊口的状况的机会。日本成为较为繁荣、富有的发达国家之一，成为经济超级大国。即使在工人阶级中，也迅速普及了冰箱、电视机等耐用消费品。1964 年是具有象征性的一年，这一年当中发生了许多表明达到物质富裕的事项，例如东京奥运会、子弹头火车、高达 13.9% 的经济增长速度。首相府公布的民意测验统计数字表明，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人的比例自二战以来首次上升到 90%。尽管 1973 年和 1979 年出现了一些经济衰退和所谓的“石油冲击”，但除了轻微的波动外，这个极高的比例一直保持到今天。从 70 年代开始，高速增长期为低增长期所替代。人们比以前更加意识到主要由于经济繁荣和“成功”的工业化、现代化而带来的污染和环境问题。针对这些，发生了一系列反污染运动和社会运动。阶级区别更加模糊，虽然工人阶级和阶级意识依然存在，但阶级不再是一个热点问题。然而，从 1983 年左右开始的大城市地区土地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使有地者与无地者之间的差距前所未有地扩大了（我们在本书最后一章将会谈到这一点）。

但是，从宏观的角度看，我们要强调的是，现代日本整个历史的特点可被概括为人们和阶级之间的差别不断缩小的趋势，城市和农村地区都是如此。乡村亲属称谓变化研究的摘录清楚地展现了明治及昭和时期人们和各个阶级的差别缩小的趋势（新田哲夫 Nitta, 1991；川本 Kawamoto 等，1980）。能登半岛上一个名叫南山的小

村庄由 19 户人家组成。他们从事农业和林业，并且非常严格地按照家族中表示长幼尊卑顺序的地位 (kakaku) 来分层。家族中的地位分为 6 个层次，可以从每年需要向地方祠堂供奉的粮食数量体现出来 (从 5 升到 5 合)。这些层次又分为地主 (4 户人家) 和佃户 (15 户人家)。表 1—1 说明了对父亲、母亲、第一个儿子 (未婚的或已婚的) 和第一个儿子的妻子的不同称谓：

表 1—1 日本乡村亲属称谓变化表

明治维新时期		
	地主	佃户
父亲	oyassama, toto	pappa, chacha, totsama
母亲	deasama, kaka	deama, de-a
儿子 (未婚)	anga (chan), anchi	bonchi, bon
儿子 (已婚)	ansama, anma	ansa
儿子的妻子	anesama, nema	anesa
昭和早期和昭和 20 年代		
	地主	佃户
父亲	otochan	toto
母亲	okachan	kaka
儿子 (未婚)	anchan	anchi
儿子 (已婚)	NA ^①	anma
儿子的妻子	NA	nema
昭和 30 年代至今		
	地主	佃户
父亲	(o) tochan	tochan
母亲	(o) kachan	kachan

注释

①NA 指“不适用”，因为三代的大家庭太少。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注意到下列变化：

地主和佃户的亲属称谓变得更为简单；地主和佃户的差别逐渐消失；在变化的过程中，佃户采用了地主的称谓，而旧的佃户的称谓逐渐消失了。

语言的使用和社会关系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以上的变化反映了地主和佃户之间关系的变化，因此在称谓词上的阶级区别消失了。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土地改革之前，所使用的语言就已经有了变

化，这可以用来说明阶级意识的变化早于制度的变化。

1.2 以前的研究

日本社会学家一直对研究阶级和分层感兴趣。1924年日本社会学学会成立时出版的第一期《社会学评论》的主题就是阶级。那时著名的日本理论社会学家藏内数太（Kazuta Kurauchi, 1896—1988）就是其中的撰稿人之一。同年的另一位著名的理论社会学家高田保马（Yasuma Takada）出了一本名为《阶级和第三历史视角》的书，其中讨论了各种推动力，特别是人口动力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尽管20世纪60年代以后普通民众中减少了对“阶级”一词的使用，但是关于阶级和分层的社会学著作的数目却增加了（见表1—2）。

表 1—2 关于阶级/地位的社会学论文的数目（1966—1990）

年份	数量	年份	数量
1966	14	1979	35
1967	9	1980	38
1968	18	1981	24
1969	5	1982	37
1970	数据缺失	1983	28
1971	10	1984	26
1972	15	1985	32
1973	22	1986	30
1974	22	1987	32
1975	20	1988	36
1976	16	1989	38
1977	27	1990	37
1978	27		

资料来源

由高坂健次汇编自《日本社会学评论》中登载的出版物列表。

对1945年到50年代中期的阶级感兴趣的日本社会学家主要关

注阶级在客观上如何分化，以及确定前现代的封建成分在何种程度上被保留进入现代阶级结构中。作为部分原因，由于受到经济学家（其中绝大多数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但也有例外）的强大影响，人们尤其注意农民的阶级分化。

12

1952年到1955年，为了响应国际社会学协会（ISA）发起的社会分层及社会流动跨国研究计划，日本社会学学会着手从比较的角度研究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这些研究项目受到战后美国社会学研究——其最高水平以利普塞特（Lipset）和本迪克斯（Bendix）为代表——的很大影响，也受到英国社会学研究——如现在成为经典著作的格拉斯（Glass）的文章（1954）——的影响。

1955年的调查是第一次对“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英文缩写为SSM）进行的研究项目，其结果见1958年由日本社会学学会调查委员会编的《日本社会的分层结构》（只有日文版）。首次SSM研究试图得到那个时期阶级结构和分层趋势的情况，同时对阶级意识也作了一些分析。

13

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与经验主义社会学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争论。对于通过抽样方法取得的大量数据作出的统计分析以及根据阶级认同和地位认同对阶级结构作出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都表示怀疑。

在SSM研究中，尾高邦雄（Odaka）与林知己夫（Chikio Hayashi）、西平重喜（Shigeki Nishihira）等统计学家合作，将客观和主观方法结合起来创造出自己的方法，分析出了分层结构的全面状况。那个时候的一个争论热点是把新出现的“新中产阶级”和白领劳动者放到分层体系中的什么位置。尾高邦雄本人建议将“中产阶级”（middle class）与“中间阶层”（middle，意为“处于中间位置的阶层”）区别开来（就像区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一样），把后者置于中产阶级之下，下层阶级之上。

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与经验主义者之间，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经验主义者内部的争论第一次集中到了中产阶级身上。这些争论是对分层的变动和新出现的中产阶级的一种反应。1960年，民主社会党从日本社会党分离出来，鼓吹通过提高收入水平和征收高额累进税建设“中产阶级国家”（西村荣一 Nishimura, 1960）。这进